



# 见惑不惑

三希堂

四十岁是人生的分水岭,过往是“惑”,未来是“不惑”。不是说过了这道线,世间便再无谜题,而是活到这份儿上,终于看清了诱惑的真相,也找准了追求的方向。

年轻时总爱向外张望。别人的职位、收入、房子大小,都成了丈量自己幸福的标尺。为了一句旁人的认可,透支身体;为了所谓的体面,跟风潮流。那时的“惑”,是被外界的喧嚣裹挟,以为攥在手里的东西越多,内心就越踏实。像赶集的人,看见琳琅满目的货物便乱了心神,恨不得把所有热闹都揽入怀中,到头来却发现,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,心里的空缺却始终填不满。

四十岁的门槛一跨,才慢慢醒过味来。那些曾经趋之若鹜的名利,不过是过眼的云烟;那些费尽心机维系的“人脉”,大多是利益的捆绑。见过职场的起起落落,尝过人情的冷暖变迁,才明白外在的一切就如流沙,攥得越紧,流失越快。这时的“不惑”,不是没有了欲望,而是学会了给欲望“降噪”;不是不再追求,而是把目光从外界收了回来,投向自己的内心。

内心的园地,从来都需要亲自耕耘。不必再为别人的评价患得患失,转而在晨读晚写中滋养精神;不必再为笼统的标准疲于奔命,转而在独处静思中安放灵魂。一杯淡茶、一本旧书、一段独处的时光,都能带来踏实的愉悦。这种满足,无关物质丰寡,只关乎心灵充盈——就像老树枝繁叶茂,不在于向外攀附多少阳光,而在于根系扎得有多深。

有人说四十岁是人生的中场,其实更像一场修行的转场。从前向外求,求的是他人的认可、努力后的成功;如今向内求,求的是内心的安宁、精神上的富足。那些年轻时解不开的“惑”,不是被岁月冲淡了,而是被经历沉淀了——终于明白,人生最珍贵的财富,从来不在别处,就在自己的心里。

见惑不惑,说到底是一场与自己的和解。不再被外在的诱惑牵着鼻子走,便能在纷繁世事中站稳脚跟,在岁月流转中收获内心的通透与从容。这不是消极的退守,而是积极的觉醒。

# 穷嘟嘟

由国庆

赵二哥是个碎嘴子,只要一吃饭就爱嚼唠,什么咸了淡了、多了少了、凉了稀了。那天,赵二嫂实在气不过,大声呵斥:“你天天有完没完,整个一个‘周瑜当当——穷都督(嘟嘟)’!”这里的“都督”谐音“嘟嘟”,天津俗话也有“臭鸽子——乱(烂)嘟嘟”一说。

都督一职是古代军事首长的官名。“当当”是说旧年有一种商号叫当铺,假如某人一时钱紧,可拿着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去当铺当上一票,临时抵钱急用,日后也可把东西再赎回来。老天津还有名俗话:当当吃海货,不算不会过。赵二嫂这俏皮话很风趣,想那周瑜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大都督,岂料也有穷困潦倒的日子,拎着包袱到当铺当当换钱去了。



# 牛博士问道

戴逸如 文并图

托尔斯泰说:“一切利己的生活,都是非理性的、动物的生活。”

牛博士说:“托翁,请小心,您这话恐怕会受到喷子围攻哦。”

# 柿子红 麦子绿

侯美玲

由得佩服柿树主人的智慧,再看车窗外的柿子,被寒霜浸染得越发殷红,跳脱闪耀,为荒芜的大地增添了别样景致。在这雾霾笼罩的铅灰色冬季,红色是珍贵的,让人欢喜的。我心想,挂在树上的柿子一定不寂寞,因为有无数的眼睛看过它,有无数颗心想过它。

斜阳朗照,红柿累累,田畴莹绿。突然想起一件事,今年秋天特别干旱,连续两

渐渐萌发,仅仅过了一个月,小苗钻出地面,让人不免担心幼苗能否挨得过数九寒天。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麦子有极强的抗寒能力,能够在寒冷季节完成生长和发育。尽管室外寒风肆虐,眼前的每一株麦苗都充满生机,根须卯着劲往深处扎,渐渐与泥土融为一体,娇嫩的小苗拼着劲往上探,迎着光的照耀,在静默中积蓄能量,以便抵御料峭寒风。泛着青、透着

个月没有有效降水,有时候满怀期待等来一场雨,却只打湿了地皮。那期间,我经常碰到农家人蹲在田间地畔,眉头皱在一起,嘴里自言自语,“再不下雨,今年的麦子就种不进地里了。”到了十月初,一场秋雨铺天盖地,连续下了三天三夜,农家人喜上眉梢,等雨停了,地晾干一些,以最快的速度将麦种播进地里。

在雨水的滋润下,种子

绿的麦苗此时正充满生机与梦想,看见它们,仿佛看见四野金黄,千层拂浪。

此刻,柿子在远处,麦苗在低处,柿子和麦子虽然不声不响,却无时无刻不在吸纳天地灵气,麦子的身体正在变壮变粗,柿子一点点变软变甜。在我看来,柿子慷慨麦子坚韧,两者绝不藏着掖着,一个用火红的果实为长冬奉献无尽甜蜜,一个用珍贵的绿色为寒冬装点盎然



# 网络新词语

## 谜语人

王锦辉

“谜语人”最初源自知名漫画公司DC漫画蝙蝠侠系列中的经典反派角色“谜语人”。在漫画设定中,该角色以设计复杂谜题来考验对手为特征,因而得名“谜语人”。随着网络文化的演变,这一词汇被赋予新义,现常用于形容那些在交流中刻意回避直接表达、习惯性隐瞒关键信息的人。这类人通常在交流时不直接回答问题,而是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,或是在出现矛盾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,一味让对方猜测自己的想法。

天光微亮时,雪就下起来了。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大雪,而是零星、羞怯的小雪片。我走到院子里,那雪便扑簌簌地迎面而来,凉而不寒,倒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打招呼。

忽然想起唐诗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片片互玲珑,飞扬玉漏终。乍微全满地,渐密更无风。”诗人说雪是“片片互玲珑”,真是惟妙惟肖!你看这些小雪片,各自翻飞,却又彼此呼应。它们落在我的蓝布棉袄上,竟能保持片刻的完整,像是一粒粒晶莹的碎玉。我伸手去接,它们却忽然变得调皮,总在触及掌心的刹那化作一滴清水,叫人连它的模样都来不及看清。

记得去年在平遥开会,我见过这样的小雪。那雪下得不紧不慢,恰如一位上了

# 小雪片片互玲珑

黄大庆

年纪的教书先生踱步而来。黄土高原的沟壑被它轻轻覆盖,古城墙的砖缝里渐渐积起薄雪,远看竟像是一幅水墨画。

小雪之妙,全在“小”字。它不似鹅毛大雪那般铺天盖地,也不像雨夹雪那样粘腻恼人。它知道自己的分量,点到即止,颇有中国人处世的风度。古人云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这小雪恰似生活中的点滴善意,虽不惊天动地,却能触动人心。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白居易无疑将小雪的精髓道尽。这般微妙时刻,最宜与友人围炉小酌。若已是大雪纷飞,反倒少了那份期

待的韵味。

记得某年冬夜,我在老屋读书至深夜,忽闻窗外簌簌声。推窗一看,竟是小雪来访。雪粒在院灯下闪烁,如同细碎的钻石洒落。这让我想起祖母常说的“小雪小雪,小心火烛”。那时不解其意,如今才明白那是对小雪时节天干物燥的提醒。先人的智慧,都藏在细微的观察里。第二天等太阳出来,它们便悄悄离开,连声再见都不说。这就是小雪的脾气——来时不打招呼,走时不道别离,干干净净,利利索索。

我静静地站在院子里,闭上双眸,张开双臂,微微仰头,任凭小雪落在眉睫、脸颊和唇角,久之,那种天地间自由飘摇的感觉传来,震颤着身心,不由生出感慨:哪怕生为一片小雪,美哉!足矣!

哑虫不是一开始就哑的,相反,它鸣唱了整个漫长的夏季。

确切来说,这只蝈蝈是春天来我家的。春已暖得结结实实,草长虫飞,花鸟市场某处,飘出成片虫鸣。家中顽童相中一只,它都没有动静,以沉默适应新环境。等它放了声,才知离开虫群,单独去听其中一只,是多么势单。

越夏,它渐渐“叫”得越凶。

我得承认那种声音的美。有风有雨天,若我也有闲,灯下,月下,它肯放声,幸福感就会忽至。生活里,就是这样寻常而细微的事物,不经意间被打动了。

但也得承认,那种声音也曾将我搅扰。在我需

# 哑虫

程泽

要寂静时,它依旧卖力鸣唱。一只虫子是听不懂人的威胁与恐吓的,我向它示警,片刻之后它重新鸣声大噪。彼时,那种声音多余,且不识时务,烦不胜烦。不止一次,恨恨地痛下决心,以后再也不养这些小动物了。

如此咬牙切齿的决心,去年也下过一回,可架不住顽童死缠烂打。其实自己知道,再次肯出薄资,为斗室领回一只,并不只

因拗不过小小顽童,而是自己早已忘记那份烦扰,只剩一份怀念。是的,我们就是如此矛盾地跟这个世界相处。拥有时,爱恨交织;失去时,恨也瞬间跟着消散,但爱会留下来,供人怀念。眼下,它不再发出声音,彻底变成了一只哑虫。是季节的秩序,还是生命的秩序让它静默呢?一只失声的哑虫,也许只因曾经拼尽全力,已然吐尽体内所有的声音。

另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?诗人那么多,还是欠哑虫一句诗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

启事

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